

重修棗陽縣志卷之十一

藝文 文上

上獻帝薦謝該表

漢 孔融

臣聞高祖創業韓彭之將征討暴亂陸賈叔孫通進說詩書
光武中興吳耿佐命范升衛宏修述舊業故能文武並用成
長久之計陛下聖德欽明同符二祖勞謙厄運三年廼讜今
尙父鷹揚方叔翰飛王師電鷲羣凶破殄始有橐弓臥鼓之
次宜得名儒典綜禮記竊見故公車司馬令謝該體曾史之
淑性兼商偃之文學博通羣藝周覽古今物來有應事至不
重修棗陽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上

一

惑清白異行敦悅道訓求之遠近少有疇匹若廼巨骨出吳
隼集陳庭黃熊入寢亥有二首非夫洽聞者莫識其端也情
不疑定北闕之前夏侯勝辯常陰之驗然後朝士益重儒術
今該實卓然比跡前列間以父母老疾棄官欲歸道路險塞
無由自致猥使良才抱璞而逃踰越山河沈淪荆楚所謂往
而不反者也後日當更饋藥以釣由余刻像以求傳說豈不
煩哉臣愚以爲可推錄所在召該令還楚人止孫卿之去國
漢朝追匡衡於平原尊儒貴學惜失賢也

魏橫海將軍呂公碑

宋鄱陽洪适景伯隸釋又天
錄南陽縣有魏章陵太平呂公碑

君諱

缺字六

博望人也其先四嶽出自炎帝

缺字八

內輔機衡外

司方職是以

缺

族繁毓申呂並興君其胄也君天姿果毅仍

缺

於武武而不害當值季末漢失其御羣雄爭逸海內

缺隔

王途穢塞君以忠勇顯名州司試守雉長執戈秉戎慎守疆場兵不頓於敵國地不侵於四鄰拜武猛都尉厲節中郎將裨將軍封關內侯王師南征與充軍從奄有江漢舍爵冊勲封陰德亭侯領郡鳩集荒散爲民統紀三考有成轉拜平狄將軍改封盧亭侯涖國賦政十有三年正身臨下儉不足用食不貳膳坐不重席廡無食粟之馬出無副車之從生不利

重修棗陽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上

二

家死不託孤可謂良大夫也雖叔敖相楚晏嬰在齊不能尙也行師御眾暑卽不蓋寒卽不裘其於戰也卽履矢石之所及鋒刃之所先雖古良將不能踰也會水

關○

聖帝諱

猖獗

寇蕩搖邊鄙虔劉民人而洪水播溢汜沒樊城平源十刃外瀆潛通猛將驍騎載沈載浮於是不逞作慝羣凶鼎沸或保城而叛或率眾負旌自卽敵門中人以下並生異心君威懷之信臨難益著故能桀然攘除姦逆獨存社稷連城十三民無虺蜴帝加其庸轉拜橫梅將軍從封西鄂都鄉侯食邑井七百戶

於方表掃醜虜於南域建元功於大魏書

洪缺於宗彝不弔○天降茲災咎寢疾一旬大命隕墜年六

十有一黃初二年正月缺薨于缺帝主閔缺二寮傷悼使

謁者弔祠賻贈有加臣吏士庶莫不哀缺於是故郡吏缺二

楊向缺二追維惠君攀慕罔極迺共刊石勒銘昭示來裔其

辭曰

炎靈降精嶽祚後昆膺期誕受實生我君桓二缺毅抑之以

文缺整軍容入在惠民禦敵用威附下以仁儀型既著允濟

缺鑽功金石下缺

右魏故橫海將軍章陵太守都鄉侯呂君之碑篆額名字

重修棗陽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上

三

皆刊剝以黃初二年卒

棗陽縣學宮重修後增添禮器記

元任善長

國家建廟學肅祀先聖孔子其禮儀節文之詳雖不能盡如

古然展嚴致敬有不可闕者棗陽爲古名區文泮在治之巽

方大元至治二年大名鄧公天佑尹是邑下車之始首謁

聖宮見其棟宇頽敗丹青剝落簠簋俎豆之屬亦缺焉慨然

曰典禩不恭守吏之責今隳替若斯不加修飾可乎謀諸邑

眾乃鳩工董役不期月殿廡門垣次第完美惟禮器不稱教

諭楊仲彬曰覃懷陶工劉氏器不苦窳僑居在是堪膺斯選

公遂授工直俾就搏埴器成是歲行三獻禮奠酌盥洗之位
侑相登降之儀於是乎始備士咸欣然謂三代之禮復見於
茲誠不可誼也後之典守者可不嘉公之績敬而守之歟時
維泰定二年六月任善長謹記

光武祠碑記

元 王泰來

蓋聞帝王肇興盛德者必百世祀在漢中葉新室篡竊矯誣
天命賊虐萬民兵革並起羣雄角逐百姓無所歸命光武皇
帝天錫神智戡定禍亂海內蒙恩德至渥也是以三輔吏士
見司隸僚屬皆懽忻不自勝故老或垂涕曰不圖今日復見

重修棗陽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上

四

漢官威儀其拯民水火之功雖天下百世祀可也况故鄉乎
然其初春陵節侯買實封於零陵春陵鄉其孫考侯因厭蒸
濕乞移內郡由是作邑於縣之白水地靈人傑篤生賢哲果
有以驗蘇伯阿望氣之讖乃帝握赤符乘六龍十有七年乃
過故里修園廟祠舊宅觀田廬置酒作樂大會宗成改縣爲
章陵焉帝心之眷乎茲土者審矣斯邦之人祠而祀之謂非
禮所宜然哉古城距白水二里餘故宅有廟後廢有元混一
區宇詔天下名山大川聖帝明王特舉祀典于是里之耆宿
慨焉思鼎新之遂以至正三年三月三日來會祠下共輸金

錢大興土木不數月而工告成規模復舊廟貌維新乃相與
潔誠享祀而讌飲以落之復鑱石爲爐輦致於庭以永供奉
嗚呼民之眷眷於帝也如此則帝在天之靈眷戀斯民而樂
歆其祀以降福於此邦亦其理之不爽者也惜乎事之首末
缺焉未紀嘉其居帝里而能篤崇報之意爰耆宿之請爲文
述其大概俾歲時奉祀以便觀覽焉

關帝廟重修記

明 袁卓如

卓如嘗考覽傳記而歎古今節義勇哲之士如漢雲長公者
誠邁古超今之一人也蓋人臣事君報主惟節義勇哲最難

重修棗陽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上

五

兼之而况流離困苦之秋尤難之難者侯始識昭烈於草莽
卒然之遇而遂授之以生死肝胆之信至於崎嶇顛沛西東
奔竄而其志念不可奪窘於俘虜而其志愈明雄勇冠世忠
烈彌天而非世之摧鋒拔城之將仗劍死綏之士所可等倫
蓋侯之節義勇哲磊磊落落大概如此侯非人傑也哉及考
侯之祀典其樂舞比於諸侯王禮得用饒歌鼓吹解人之祀
侯極尊且崇爲其爲鄉之人也而遍觀天下郡邑所以崇侯
之居而隆侯之祀者亦無世不然無地不然無人不然自薦
紳先生以及孺子庸夫莫不稱爲大聖大賢而不敢褻視之

豈非侯之節義勇哲超乎英雄豪傑之上而非區區摧鋒拔
城仗劍死綏者所得望其萬一歟棗陽襄屬邑也侯守襄時
曾臨洺於茲故棗之尸祝於侯者最深而廟貌以崇侯者最
久蜀人篆瀾劉君來尹於棗因而崇其故宇大爲恢廓於是
侯廟貌視昔加嚴鄉耆李君占周君豐請文於愚以志劉君
之蹟卓如雖謝不敏然不敢自外於天下後世同然之心聊
爲述其贊而勒之珉贊曰昭昭不違冥冥不輟秉燭達旦蘧
惠之節志切綱常心盟天地絕曹興劉春秋之義赫赫桓桓
風驅雷恐餘力殲勇熊羆之勇早識蛟龍曲辭僭竊策馬歸
重修棗陽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上

六

劉先幾之哲

修磚城記

李源

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禮曰城郭溝池以爲固蓋民之所
聚必有所恃而後暴可禦生可保故曰城所以盛民也春秋
凡城之不以時而輕用民力者必書以示譏楚令尹孫叔敖
城沂左氏備言其本末次第以爲天下後世使民法則城之
緩急先後亦惟其時而已唐顏魯公守平原策安祿山必反
預修浚其城隍先時而爲之備也宋儂智高反南方寇平余
公始城桂州後時而懲其往也均於不得已而用民力揆之

春秋之意皆不悖焉耳棗陽襄之屬邑當隨郢宛葉之衝地
重物英名著古昔正德庚午確山安侯來爲令明年辛未政
舉賦平民甿綏和會河南盜起所過殘滅邑舊有土垣而瓦
覆之梯之可乘穴之可乘不足以支一日之變侯乃乘冬之
隙平板幹稱畚築培陟增陴加於舊者三之七又明年壬午
春盜渡河南侵攻破州縣四十餘區突來薄城侯分僚佐募
勇敢畫地而守相距二十七晝夜盜覘其不可攻也遂舍去
邑賴以完侯乃又息其民且度其心有所儆而知奮力以自
衛始謀甃以堅甃益爲虞後之計爰請於撫治都憲袁公郡

重修棗陽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上

七

守劉公撫民憲副金陵張公分守亞叅武進白公郡守西州
李公咸報可凡用甃二百五十萬有奇工八千一百以是歲
五月肇事至七月訖工言言乞乞藩屏永固蓋始之爲計得
顏公之先見後之爲計得余公之遠慮故費大勞眾而人莫
以爲怨其體險本諸易掌故徵諸禮使民之有法不戾於傳
一役而眾善具焉邑人侍御袁公良輔李公尚賓介鄉進士
羅君以成庠生錢滄徵文勒之於石余聞城之築也僅兩閱
月而被圍幸危堞之可憑深池之可限故効死者不待出冒
死者不能入是益信成城之不可緩矣然非侯之素孚於民

其不委而去之者幾希獨不觀諸一時旁邑之長吏乎非無城郭之可守也或死或遁民亦隨之而潰亡者何耶蓋不務德而徒事築城以勞民者也經今而往凡可以固結民心者必如設險之可恃不可攻而致力焉則凡闕內外時啓閉嚴稽查限侵軼而固以眾志庶幾合於先王之制乎不然內攜而外叛不若折柳之樊圃矣侯名邦字維藩河南人戊午進士終始而叶力者縣丞桂林莫君測主簿鈞陽古君原德邑人縉紳士民或輸財或董役例得並書者悉勒碑陰

城隍廟重建碑記

明王黻

重修棗陽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上

八

郡邑城隍之神秩與守令同其福善禍淫與禮樂刑政實與陰陽表裏脗合而爲一者也然則廟貌規模當視守令廳事倍加莊嚴不然胡以妥神靈而肅瞻仰乎棗陽城隍廟在縣治南里許歲久頽圯景泰三年嘉會夏侯來令是邑下車之初齋謁廟貌憫其荒落因其故址而開廣之經始有年未易集事遲至天順丁丑冬十月落成前創門樓次接三門於是建前殿以正神位翼兩廊以置司屬又於正殿之南設拜廳置焚帛錢庫然後重覆寢殿以妥神靈尊卑有等內外截然莫不極其壯麗煥然一新歲時朔望侯則晨率僚屬耆老而

瞻禮之邑人每遇旱潦疫癘隨禱輒應百里之內五穀豐登四民樂業皆以爲侯之感而神之應也督工耆舊李鑑徐先等狀其事徵予文爲記予惟守令之寄固在養民而神實依之血食神有未安民生可遂乎所謂治民事神初非二事也後之有志於民者可不鑒夏侯成績以自勉也哉侯名亨字嘉會四川安仁人以江都教諭遷棗陽知縣邑之廢墜靡不修舉如鑿池築城砌街甃井重修儒學鼎新大成殿及布按來臨郡侯巡督則有館舍使賓至如歸於冷水溝優涼河則跨梁架橋使民不病涉皆政績之可紀者因並記之

重修棗陽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上

九

棗陽縣重修廡宇剏建譙樓記

棗陽隸襄稱上邑昔爲金宋戎馬蹂躪之墟天兵平亂之後官舍草創廳事隘陋泣政官屬每有寒暑凌鑠之憂至元六年庚辰秋朔庭啓臺不花清卿公來監是邑治事廉平庶務無不經意任爲己責欲謀新之且謂經始勿亟恐以非時傷民力邑士何豫通君安願悉諭其材植監邑欣然禮之明年四月筮以伐木爲良肇工徐圖損資以運之止期構廳事謀未他及適大原王君麟輔應內職以清白端正選尹是邑下車之初顧其前後棟宇零落案牘焚亂胥吏羈縻噫眙良久

奮然有興作之志於是開之以仁義律之以敬勤從宜處約民蠹頓息良善受職威信風行三閱月而頌聲作卽諗於監縣清卿公曰嘗聞治官如治家缺者補之舊者新之盡心焉耳矣尸位苟祿所不忍爲今庶事之隳久矣且以廳事之湫隘日就頹圯匪惟不足崇觀瞻於下且分憲按治而爲寒暑凌逼殆非所以盡吾事上之道去故更新孰曰非吾輩分內事清卿公曰予爲此謀久矣力不足也公念及此期必有成二公協謀捐俸命吏經營邑士周明駱毅牛福石如寶葉景等有餘力之家聞之欣然各以私錢來助吏勤工善眾力具

重修棗陽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上

十

舉更易朽腐崇廣舊基斲礪黜堊煥然一新廳事七楹高明爽塏有左右室匾曰帥正復建後廳五楹有左右室帷帳茵褥俱備良以分憲至止匾曰肅清西北建幕司五楹軒窗虛明旣深且邃東北建庖庫二所東建幕廳五楹匾曰資始西建閣五楹左右司房仍舊儀門外築臺二丈有奇上建譙樓五楹鐘鼓滴漏畫角咸具匾其外曰明遠內曰揆時吏不知勞民不知怨價給其值而不科夫受其傭而不斂作以至正二年壬午越明年癸未三月丙辰告成尹介予曰夫事功作之雖難而守之亦不易子儒士也能文善記其事俾繼其後

者知興作之難而不輕毀焉予按古制縣地方百里懸於郡國周之時王制已壞及楚莊始霸滅陳得地因其廣狹生類族夥置官監牧後其制莫易漢唐署官有令主簿尉其於令選尤慎重焉歷我皇元官制品秩於是職益謹嚴中統迄今八十餘載稱是任者無幾廡宇之堙圯因循而往者非一波頽風靡欲求苟且修葺以塞其責已鮮矣尙望其經營建造閔麗壯濶如今日哉且邑舊無尉司官吏每就民居鞫覈盜事二公倡謀於縣治之東營廳事以居司房囹圄咸完亦皆嘉謀之所及也斯時以監縣慈惠忠勤令尹之廉明果決繼

重修棗陽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上

十一

之以主簿張元長之剛勁毅達相與恢宏其量豈徒協謀於是而已耶將見囿斯民於太和之域黃童皓首含哺鼓腹而頌太平則斯邑誠爲眾表其芳名遺愛流於後世者豈非斯民之幸歟至正三年歲在癸未仲秋之月前江都縣教諭瑞陽王泰來記

勤民樓記

勤民樓棗邑譙樓也而曰勤民者何蓋樓置刻漏揭氣候俾民作息不違乎時亦政教之一端也按誌元至元六年邑尹王公監邑清卿公始築臺建樓及樓廢惟臺巋然僅存更鼓

擊於縣廳聲聞不及百步之外昏曉惟視日之出入嘉靖癸卯予泣是邑見臺穹焉一隅乃命吏治階除穢越日登焉視邑近郊周匝一帶可三十里許高陸隱起環合如盤縣治若居盤中旣而登城徘徊眺望山川悉在指顧惟鬢宮梵宇與民居鱗次縣治則雜於闐闐居城之西偏惟荒臺隱現而樓獨廢乃歎曰斯樓也不僅爲縣治大觀更所以置漏刻揭氣候教民出入作息不迷於旦晚者也廢而不修何以裨政教勤民事乎修復固不可已矣顧舉羸補絀斂財勞民非宜也乃熟計默慮日積月累若木若石若塗暨若甃砌覆者障者

重修棗陽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上

十二

階而升者檻而杆者工役資以食其力者區畫周悉乃肇工於嘉靖甲辰之冬越一月而工成乃與諸搢紳燕飲以落之惟時二三髦士洗爵次第起爲予壽錢生萬選及時生兆靳生美進而請曰美哉斯樓制不侈而還舊民不擾而事集誠盛舉也宜記之垂示將來因敘其事以授二三子勒諸石

新置學田記

明王兆

國初學宮土額寡而餼廩稱當是時學之田未置也頃來人文駸盛士加於初額乃學田議興矣棗陽學故無田郡大夫萬公至郡首重念焉檄令置田會縣令尹王公方圖議未上

得檄以喜無何田成王公初欲廉民田中隱匿者置焉後廉得數家率遠在百里外乃薄使入金卽其金易田百七十畝距邑六十里而近歲入可二百石分給士之不能婚不能葬不能朝夕者不爲之記恐久遠莫徵而田又廢也予嘆曰兩公斯舉棗陽之士其永有所賴而興哉夫無恆產有恒心非可概責之士也善耕者登年不捐洩蓄善樹者沃土不廢漑培故不資而善者豪傑之上務旣富而訓者先王之厚計也書厥父菑厥子乃弗肯播矧肯穫兩公子視棗陽之士旣勤敷菑矣棗陽之士父視兩公今而後可無播且穫以終斯畝

哉請卽以田喻夫農之田期於各足無他遠慮也乃終歲勤動不少弛焉蓋其專也孔田於春秋孟田於戰國程朱數子田於宋茲田家之神農后稷乎綜覽傳記如切問近思博學篤志宗旨可考而師也訓詁者萑稗吾田詩賦者稂莠吾田此其弊在遠且荒今人士上者張門戶談性命以爲名高次者工詞章習書翰以獵取時好斯則無經籍之根抵撫漢唐之士苴也田而不秋明矣夫壤也而道德耨也而忠信耕也而仁耨也而義封畛也而禮經界也而智江漢爲雨秋陽爲暘六經稔歉之占諸史歲時之記帝學王業積倉之美游息

焉于斯歌咏焉于斯遇則毗社稷粒民物使國有比耦之風是謂廣其田以富天下不遇則藝禮樂殖孝弟於鄉使里有同井之俗是謂守其田以飽終身將曰棗之學良田也棗之士嘉禾也兩公置田之意不亦愉快庶幾報賽矣哉其阡陌疆至佃人姓名與歲入租數則刻列碑陰萬公振孫號磨州直隸合肥人嘉靖壬戌進士王公名應辰號懷山河南信陽人隆慶戊辰進士

丈地均糧記

明 王應辰

穆宗先皇帝御極之己巳時海內承平襄陽郡屬生聚日蕃

重修棗陽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上

十四

土地頗闢然吏習民玩禁網漸濶豪強兼併賦稅不均甚者地去而糧存貧役而富免實爲小民劇弊襄邑民走京師愬於廷先帝軫民疾苦惟恐不及下有司爲亟平之又明午庚午大中丞南溟汪公節鎮鄖襄先嘗知府事察知民瘼及撫部謂棗陽賦役之不均視襄邑埒其清丈顧獨可不爲之一視乎會棗民亦乞平迺以總理屬兵巡兼撫民道副使后山楊公而府縣之正自舉其屬之可委者一人以副厥責始事於辛未之夏訖工於甲戌之冬凡四境之內襄事分董者鄉約五百六十餘人西暨梅城東暨雙陴南暨車橋北暨寺庄

高而爲山下而爲堰畛而爲田夷而爲地標封辨界緣壤殊則得號之上者爲頃六百六十有奇中者爲頃萬一千有奇下者爲頃九百有奇通共計地畝一萬九千六百頃有奇而公占軍屯不與焉其紀數於民者曰弓冊曰類冊每鄉約必具弓冊三類冊一其覈數於官而存於縣者曰歸里戶請印於府者曰實徵申照於道者曰簡民而約束之事宜爲條十二各戶之執照爲票萬有二千餘紙焉迺爲均糧之法合二稅上地每畝止三合七勺中止一合八勺下止九勺四抄升降盈縮率不越是城闐關廂市集處以桑絲絹當之於是縣

重修棗陽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上

十五

白於府府白於道道白於院咸允報可曰舊額頓增新派有等乃深合於詔書者噫棗民痼疾自是其有瘳乎蓋惟隨時因俗庶無宋儒亟奪富人之田之患而交正底慎似尤得夏后氏則壤成賦之規焉余嘗考府舊志國初邑地凡爲頃尙八千七百有奇正統迄今額僅載六百五十三頃卽歷年黃冊數而余初承乏視政一切審徭編役及民間供輸授直舉悉以丁糧諭校如前所云地去糧存者居什之三而貧役富免者且居什之七此其田賦之不均適吾黨心田之所爲不平也乃今積弊釐剔畧盡良法美意漸次可施深竊爲斯民

慶而亦可藉與諸臺司告厥成功於聖天子之前也已邑貳華亭郁子直卿首尾厥事且復治碑繕亭謂余當記之以垂永久且曰是文非與其事者不可爲余頷之而君旋遷秩去脫負其請是負吾民遂爲紀之如此

劾劉瑾疏

明侍御袁仕

恭讀太祖高皇帝垂訓有曰內臣止供灑掃應對充使令而已不許干預政事煌煌天語炳如日星列聖相承勿之敢違間有一二專擅闖宦羣臣發其罪狀小者立行罷斥大則旋就誅戮未有專政日久蠹國滋深予奪生殺儼然無上大逆

重修棗陽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上

十六

不道釀今日不可測之隱禍如司禮監太監劉瑾之甚者也祖宗朝凡六曹一切章奏先發閣臣票擬斷自上裁叅決可否而後施行間有未善許九卿科道面折廷諍此政體也今逆瑾則口銜天憲旨自中出傳奉兩字公然播中外矣一嘖一笑從旁揣摩而如綉如綸居然假借勅不經鸞臺鳳閣出之何名事皆由墨勅斜封言亦可醜有乖祖訓大傷國體此亂政欺君者一也祖宗朝大小臣子罪當究治者重則下之三法司虛公究擬猶有六議刑不上大夫也至於言事之臣忠憤嘗多激烈卽折檻絕裾亦每曲示優容所以禮臣工而

勵其節也今逆瑾則與內外諸臣稍不如意一朝斥去之矣甚之則徑下廷尉矣又甚則杖於闕下矣手障天顏作喜作怒口傳尊語疑鬼疑神使在朝諸臣凜凜畏罪而無所措去國離鄉既已雲深日闇叩闥繞闕又復血濺肉飛豈欲朝士大夫皆寒蟬空結而仗馬不鳴乎此亂政欺君者二也祖宗朝爵人於朝與士共之進退黜陟之權一切歸之銓部閣臣不得而旁參則其他可知也以故名器尊榮人懷廉恥拜爵公廷而謝恩私室每每羞而不爲今逆瑾則爵人官人一手握定工妍取媚者濟濟於其門輦金於道者明言線索揚揚

重修棗陽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上

十七

得意賄賂公行逢迎無厭乳臭可以金吾馮唐空老爛羊一朝關內李廣難封名爵已濫長此安窮聞之天下傳之後世謂皇上今日爲何如主此亂政欺君者三也祖宗朝京營設立十三團營卽漢唐之羽林健兒爲天子爪牙者也有事調發則命五軍都督府侯伯一人挂印總之以撻伐四方事畢仍納印歸兵無遠戍無重役所以養其力作其威以居重馭輕壯衛神京也今逆瑾則以操練爲名不時抽調壯丁健兒選以自衛操作指使者逐隊於其門前騶後擁之下旣不平壯士之心頤氣指使之間又消磨英雄之銳日漸月摩勢必

使鷹揚盡入幕內而軍政化爲烏有卒有不虞都城何賴且也太阿不可旁落利器難以假人三軍不見至尊而日見逆瑾之威威之所劫心亦隨之豈盡細柳之營不聞天子之詔乎此亂政欺君者四也再如用私人於要路搜括民財布心腹於多門撫拾羣過戎政日廢弛而不問浪誇措置邊防人心日怨叛而難收猶言鞭笞宇宙牽鷹弄犬招搖上蔡之門結網羅箝布滿長安之道罪已滔天狀難髮數臣兩朝豢養待罪風紀家學淵源素明孝子事父母之義國恩隆重敢忘鷹鷂逐鳥雀之口見此逆瑾專擅日久欺君亂政誓不與逆

重修棗陽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上

十八

暨共戴高天逆豎一日不誅則國威一日不立臣節一日不著則主德一日不新而天下之人情一日不快伏乞皇上大奮乾斷立賜處分將臣章下之法司審明逆瑾種種罪狀如果臣言不謬卽當戮之朝市使天下曉然知君側之一清也臣心雖壯臣齒已老以言觸怒死所不憾爲此激切待命之至

長江戰守議

袁 奐

天下興王之地爭勢而已矣勢在西北東南衰勢在東南西北弱此天之運地之數而王者之勢不兩立者也明於其勢

者可以立國故西北以九塞爲邊而東南以長江爲塹邊者
屏翰也塹者藩籬也王者以之王伯者以之伯何言之天下
精悍之氣果銳之材萃在西北而其勢居常山之首又足以
控馭東南故聖人起則東南自并包而無虞可虞者塞外搖
蕩憑陵上國耳故曰九邊以屏以翰也若聖人起於東南則
必挽西北已失之勢而經營於禍亂之中其流爭下其勢用
上非先固在我之藩籬則人皆得而乘之四通五達江亦可
航也何塹之有我故曰東南以長江爲塹而長江又以江北
爲藩籬不守江北長江無能爲也善乎宋臣李綱之言曰六

朝之所以能保有江左者以強兵巨鎮盡在淮南荆襄間故
以魏武之雄苻堅石勒宇文拓拔之眾卒不能窺江表後唐
李氏有淮南則可以都金陵及淮南爲周世宗所取遂以削
弱近年以來大將擁重兵於江南官吏守空城於江北雖有
天險而無戰艦水軍之利故敵人得以窺我今當料理淮南
荆襄建大帥宿重兵以爲東南屏翰噫綱之言豈獨爲宋策
哉實萬世守江之上議也江自西陵入楚荆岳爲第一門戶
而襄郢兩郡又荊州之門戶也襄陽自荆門以達荊州疾行
不過五六日有高山峻嶺控扼其間卽魏武追昭烈故道其

地可設奇而制勝若自郢州渡漢而西不走荆門一帶平原曠野直達龍陂橋無險可恃故襄郢不守則荆州束手耳不特此也漢水自襄陽繞郢州至澤口分爲二一曰潛繞沔陽以入江爲沔口一曰漢流漢陽以入江爲漢口此潛漢入江之道也潛漢之交融瀦爲諸湖饒魚米竹箭之利爲財賦奧區襄郢不守則漢水與敵人共之潛沔水利我不能有而入江之路亦不可扼故守襄郢正所以守荆州併漢陽也當於襄陽開藩建大帥彈壓中原以封漢水門戶以副帥處荆州練水軍爲犄角別以偏裨分屯郢漢兩郡如敵人向襄陽則

以襄之大帥建旗鼓爲正郢漢兩屯將分道設伏爲奇而以荆州副帥出荆門治戰艦爲後勁敵人窺荆州則以荆之副帥爲正郢漢兩屯將爲奇而以襄之大帥阻漢水塞北門哨當陽爲後勁則荆岳上流可無虞也下之則爲蘄黃而守蘄黃不於蘄黃也進而扼之莫如汝寧汝寧古蔡地南接楚服東連廬鳳平川沃野可屯可戰昔吳元濟割據抗唐師四十年而南宋亦每拒金人於此當於汝寧開藩建大帥而以副帥屯黃州別以偏裨分屯光山固始黃梅羅田各山砦据其形勝賊由汝寧犯黃道必由光固之間則以固始屯將當其

前商麻兩路設奇爲翼黃州清四野以待之賊由廬鳳犯黃道必由英潛六安之間則以黃梅羅田屯將當其前以蘄黃兩路爲翼汝寧舉山砦以趨之祇用大將居中調發權其緩急庶不至鞭馬腹難以遙制耳更下則爲安慶亦不在安慶也蓋地勢逼處江干進不可以力戰退而有舟楫之便一不勝則航而逃矣其誰與守進而求之廬州山深而澤大稱襟帶之國鳳陽遠障淮水外環潁壽桐霍則中州之來路六安英山爲入楚之咽喉當於廬州開藩建大帥而以副將處安慶別以偏裨分屯英六潁壽諸州敵人窺伺其前騎後勁左

右翼之法一如荆黃則呼吸運掉可以立應不特此也巢湖在焉逼潛山太湖間多水寇出沒不測爲長江奸藪昔魏武四越不成明太祖渡采石取太平諸路得巢湖水帥力居多守廬者守湖也以絕其潤江之路也而安慶治江一帶可以無虞矣再下則古淮南爲六朝都金陵所必爭之地當於揚州開藩建大帥而以副帥處淮泗別以偏裨分屯滁和儀徵江浦各隘口淮上之師塞其入漕之徑泗州之旅扼其淮淝之門浦口之軍絕其南窺之路宿將臨戎長撫遠馭淮之南北江之左右有百堅無寸瑕也矧禹貢分野以揚爲東南財

賦之區鹽摧之利甲於九州撫而有之軍國之資也大勢一在東南則龍蟠虎踞之金陵必不可棄而淮陽國之外府顧可與他共哉四帥旣立大勢維城進而使之攘外則事會一有可乘責襄陽以圖宛鄧遙應關中檄汝固以出睢陳經畧河上今廬州以綢繆淮西南制其奔突而揚州則揚兵淮海號令山東此進而有可戰之勢也退而使之安內則封疆一旦有警荆郢可以保岳鄂蘄黃可以固九江安廬可以靖池州太平諸路而揚州足以扼鎮江此退而有可守之地也嘗攷古今來取江南之路魏武之伐吳也先取荆襄得劉琮水

軍戰艦方得順流而東及赤壁一敗孫討虜移鎮武昌躬擐甲胄所以無隙可乘臨江而有天限南北之嘆也晉王濬王渾會取荆蜀治水師破西陵燒鐵鎖徑抵石頭而吳以降使西陵堅守上流不破晉亦何得而入吳哉是役也雖二王功高其實羊祜杜預前後鎮襄陽無日不謀南伐修戰艦於漢沔興屯戍於荆門而後一舉成滅吳之功益信荆襄之不可不守也東晉之在江左也苻堅以傾國之師自淮淝入寇謝元以偏師破之致淝水不流而入公之草木皆兵豈非以陶侃庾亮在上流無西顧憂故得以一意淮西耶劉豫導金人

入寇亦每由淮淝來雖一時將相協力或敗之於盱眙或敗之於靈璧或敗之於潁昌亦緣淮西淮南固禦不早故敵人以得攻我之瑕若岳飛在荆襄上流自不敢窺耳元人南下必先得襄陽以呂文煥爲鄉導破郢入取陽邏以下長江以漢水之門戶破也假襄陽不破文煥不降北騎先不能渡漢何以涉江哉大抵歷來爭江南之路不由荆襄必由淮淝以兩路勢所必爭可出堂堂正正之旗若夫宋太祖用樊若水之謀浮橋采石以濟而金兀朮直躡鎮江逆戰於下流門戶此又用奇出險別是一策耳至於荆湖之上又以蜀爲上流益

重修棗陽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上

二十三

州四川險阻沃野千里諸葛謂之用武之國公孫述躍馬稱帝漢昭烈定都分鼎資其地利以王以伯且階文斜谷皆與秦鞏通欲圖秦不可忘蜀祁山狄道其意何嘗一日不向關中也降而吳玠吳璘與金人大小數十戰始有其土豈爭一蜀哉亦慮國家以長江爲命脈則上流第一層鎖鑰不可不固也建康而下則長江之尾閭也姑蘇有震澤之饒浙江有錢塘之險昔錢鏐張士誠跨有虎視依山阻水豪傑之資豈可以勢下而或忽歟控上游者爭荆蜀而洩尾閭者通閩越四大帥星羅碁布相維相錯首南向而心北向則長江不塹

而益雄矣語云禦寇於門庭不於堂奧若布置不於淮南荆襄待師來江上而逆之晚矣晚矣

代擬上宏光卽位江南疏

袁 奂

臣聞春秋於隱公不書卽位譏其始也綱目於肅宗書卽位於靈武原其始也所以始事不正無以昭宇內示來禩而況在驅除禍亂整飭民物之主乎國家不幸遘倉卒之故變出非常社稷無主陛下隆崇天眷擁戴人歸應運受命崛起斯位名實俱順何忌何嫌而敷天臣子尙有叩闕欲言者願且勿改元稱尊以堅臣民之望而大慰天下忠義之心何以言

重修棗陽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上

二十四

之先帝臨御天下十七年深仁厚澤浹人肌髓一旦含痛賓天薄海內外皆痛心疾首歔歔如不欲生兼聞神京告陷青宮二王以依外戚得無恙故懷忠負義之士莫不顛顛然思得一先帝之子而君之此天下情之所在卽天下勢之所歸情固可原勢亦可畏今一旦改元稱尊是死先帝也是忍於絕先帝之後也是明以天下爲利也以天下爲利與忍死先帝而絕其後皆天下臣民所不願萬一草野之間智計之士有教宗藩以大義而議其後者則今日之事非矣元者始也亦大也王者將更始以大有爲於天下故必改革舊號以示

不相治襲之意今日之於先帝因之爲是乎抑改之爲是乎
皇曰三帝曰五三代之世無兼稱者兼之自秦始故秦曰始
皇帝歷代相治遂以皇帝爲尊稱然開國創基之主必待羣
凶已削功德日隆羣臣始上璽綬進尊號猶且南向而讓至
再至三不聞乘機擅國妄自尊大也袁術跨郡而予雄公孫
躍馬而稱帝曾幾何而身隕國滅爲天下笑然則祈天永命
豈在速帝不速帝之間乎況今事勢更不同古陛下於先帝
均爲神宗皇帝之元孫支則親也猶之子若弟也曾受藩封
而侯服義則臣也臣道亦子道也爲人臣子而見君父之死

於賊手政當躬擐甲冑縞素爲質示天下以雪恥復仇之義
不得養尊席優狃江左之安偷王位之樂也昔湯與葛爲鄰
葛伯有罪種種可伐必待其殺童子而征之曰爲匹夫匹婦
復仇匹夫之仇尙必報况君父乎義帝項羽之所立也而項
羽弑之故漢高背盟伐楚卽以是爲辭而檄諸侯曰願從諸
侯王擊楚之弑義帝者他人之弑其君尙不能忍况吾君父
乎陛下誠明於此義但以討賊爲憂不以化國爲樂願勿改
元而但曰監國十八年願勿稱尊而但曰監國親藩天下兵
馬大元帥俟攘除賊黨光復舊物還於上都然後修理陵園

上慰宗廟曰臣不才賊仇已復願退處藩封以求東宮二王之所在此時天下臣民見數年櫛風沐雨之苦如彼討賊興復功德之隆如此誰不嚮風慕義翹翹然思得英主而君之則改元稱尊未爲晚也昔光武以宗室起義南陽破滅王莽經理河北披甲胄犯雪霜有年明知更始必敗猶仍蕭王位號必待長安旣破羣臣固請而始卽位於鄗者重其事也昭烈介馬馳驅角逐羣雄取西川自領益州牧收漢中進爵漢中王必俟曹丕受禪國祚已移而始自立爲天子者正其義也卒之一爲中興之主一爲鼎立之君亭國久遠福祚遐流

重修棗陽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上

二十六

者不速帝之故也願陛下深鑒往古恢宏大義法光武昭烈匡復二姓之心求合於商湯漢高聲罪致討之理勿令始一不正開天下以口實而爲忠義智計之士所厚非則中興之基社稷蒼生之福也

代擬江南進討逆賊檄

袁 煥

草莽而稱兵刑當服上匹夫而犯順罪不容誅矧十四帝之恩澤尚炳日星豈三百年之臣民頓忘忠義爾逆賊李自成本一米脂饑氓延安叛卒始潛愍於狗鼠繼造釁於潢池揭竿斬木實繁烏合之徒躍馬揮戈遂妄龍爭之想震撼太行

山邱墟洛社鞭叱黃河水魚鼈名藩驅中原之鐵駟以興戎
掠上國之丁男而充伍蹂荆襄而僭號克關陝以稱尊包藏
禍心睥睨神器敢揮衆以窺河遂稱干而望闕玉牒金甌先
魂搖於烽燧龍髯鳳質遽弓墮於鼎湖震我宗社戕我聖皇
荼毒我冠裳虔劉我赤子警蹕之衢尸僵孳臥拜呼之闕血
濺肉飛日月化爲豺狼山河伊誰破碎升遐音來四海啣北
轅之痛勤王師集三軍盡左袒之心朕以藩封謬膺重寄進
神宗有道之曾孫處高廟飛龍之舊邸天當有子忍社稷之
無依人亦愛家幸華夷之有主將伸九伐用整六師聯虎將

重修棗陽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上

二十七

於幽燕宿元戎於江鄂揚旌海畔號令山東立馬蕪關經營
淮北遙應關中樹龍旂於商洛長驅河上懸鵠印於睢陳常
山成指臂之形流水便轉輸之勢舟戰陸戰我順渠逆東征
西征此壯彼老唐家再造軍聲大振於朔方漢室中興威儀
先新於白水焚膏喋血用釁九廟之鐘食肉寢皮爰伐三軍
之鼓國弗同居明國刑而國憲天豈共戴彰天討而天誅收
江以南將共刑於白馬踰河以北期痛醉乎黃龍爾等或位
元勳或居藩服或義不從賊偃仰而高山林或願切攀鱗間
關而達行在或壯士收兵於原野揚一旅而一成或將軍奮

臂於天山發三箭而三捷閔家不造戮力艱難惟敵是求踰越險阻共贊箕裘之業億萬心心期堅帶礪之盟子孫世世

意中亭記

袁 奐

閩仙遊梅臣唐公來守吾襄襄士人不訴而無冤不謁而得其所欲或曰現仙佛身救世也或曰真能以春風風人夏雨雨人也而公皆不有也穆如澹如吹簿書以水山之氣親民吏以魚鳥之情政暇輒出郭上峴山俯仰吟嘯浩乎有懷已而剪拂一片石作亭於其上名曰意中而命袁子奐爲之記奐思此邦名勝甲楚上游他不著而峴山獨著豈非以羊叔

重修棗陽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上

二十八

子之故哉當叔子與從事鄒湛登臨感慨時亦恐有負山靈隨人滅沒豈意身後之恩竟化山頭之淚至今二千餘年襄人士歌咏懷思如一日公復繼叔子來守是邦德業風流無黍前哲其戀戀於茲山而爲之亭也抑先有一羊叔子在其意中乎而以我窺公意中殆不止此北眺樊墟爲仲山甫封地漢水經其下煙波萬狀使人生河山帶礪之思東望鹿門山遙青天際想皮孟諸君子飄然雲外思躡仙踪而不可得遵峴而南則鳳林之關也習家之池館張孟將之林園俱已化爲寒榛敗草矣而子美故里獨以無所恃而長存頽然在

其西者非萬山潭耶再折而西非隆中舊草廬耶乃一泓定水竟沈杜預之碑而數畝荒雲空抱臥龍之膝之數子者或勛名塞於天壤或文采流於後世或煙霞痼疾而泉石膏盲或身遠江湖而心懸廊廟我公登亭四望疇非其意中人而謂僅以叔子了懷抱乎是則人所知者公之亭而不知其亭中之意人所知者公之意而亦不知其意中之亭惟步公之後陟公之亭開輕裘緩帶之樽敲疎雨微雲之句萬木無聲孤雲獨往搔首問天而恨古人不見我於斯時也或可想公之意中已矣而矣非鄒湛亦烏足以知之爰拜命而爲之記

重修棗陽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上

二十九

復銘曰千仞寒風所掖半嶺幽雲所宅亭其間集羣策登者公從者客奇句成鬼神嚇奚囊開天地坼鴨頭綠銅鞮白兒童歌手亂拍萬戶侯九州伯億萬年我心獲

辨赤壁記

袁 奂

黃州赤嶼也非赤壁也赤壁在蒲圻嘉魚間濱江澣壁土皆赤對岸曰烏林壯繆云烏林之役左將軍身在行間卽其地也不知何世何人忽舉而歸之黃州自坡公兩賦出而黃州赤壁遂嘖嘖於今人之口皆謂赤壁在黃州無疑而蒲圻嘉魚不敢出而爭之噫非蒲圻嘉魚之不敢爭也則以坡公兩

賦在黃州而不在蒲圻嘉魚故也嗟彼兩賦如鬻者之券然
舉他人之赤壁而坡公以一券予黃州一券不已因而再券
宦遊逆旅乃輕作雲山之業主乎自宋迄今七百餘歲黃州
享其榮名蒲圻失其故物山川有知不敢執蘇子而問之文
人筆舌可畏一至此也明季癸未獻賊以大隊犯黃楊太守
懼赤壁之爲賊有也而一炬焉赤壁已矣嗟乎勝名何嘗虛
名難副黃州亦何能久有此土也乙酉之夏余復扁舟來此
流覽低徊求如曩日之所謂赤壁者而已不可得客指余曰
子不見夫赤壁乎歷歷然敗礫頽垣非昔日之樓榭乎淒淒

然寒荆野棘非昔日之林木乎冷冷然摧岸欹橋非昔日之
水石乎荒荒然殘碑斷篆非昔日之詠題乎漠漠然青塚綠
燐非昔日之主客乎曾日月之幾何而江山不可復識蘇子
斯語夫非爲今日言之哉同遊從事各各泫然余乃舉觴揖
山靈酌而言曰赤壁赤壁袁子酌爾一杯酒爾奪蒲嘉江畔
之故土而久假弗歸忘本者實先撥復越數百年英人韻士
於此而唱酬響答盜大名者不祥深攘奪之機者重摧殘之
禍厚升平之享者荷亂亡之憂赤壁能保無今日乎矧時當
鼎沸代屬興亡過一瞬之白駒無萬年之天子岳陽黃鶴皆

成焦土而何有於赤壁煩爲我謝蘇子曰清風無恙明月依然而水兼山又屬他人矣酌畢赤壁醉蘇子亦醉卽於舟中走筆以記之斯言一出安知數十年百年以後不更有人焉新蒲圻嘉魚之赤壁而亭榭之林木之且賦之記之以與黃州爭此土也是前而以賦爲券鬻之黃州者坡公也後而以記爲券復還之故主者襄陽袁子也

淮遊記

袁 奐

瀆維四曰江淮河漢江漢涉也漢我所家也河曾兩濟於滎澤考城間略觀其概也獨淮介在南北之交非專遊弗得入

重修棗陽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上

三十一

非有事於淮者弗得專遊焉丁亥春暮余以入燕路梗由郟城取道江南計程二千里意倦於陸乃舍輿馬於洪河買舟而下初如舫見岸狹恰受一舟水清淺數寸許船底刮沙石刺刺有聲行數里水漸深河身漸大每經過一口輒指以問舟子舟子曰此某河從某縣來合流於淮者也每經過一山亦指以問舟子舟子或能名或不能名其能名者予皆筆之於書抵正陽舟敗漁子掖余登岸行橐飄如斷梗倉卒中無所歸咎余乃指淮水而讓之曰是水也生平思之以不得一遊爲恨今如其中便欲溺我何淮之有惡於我也已而復思

曰天下不如意人偏有失意事巧與相遭此豈章惇所爲耶
於淮水乎何尤更買舟更二旬而抵淮上遇故人得地輿一
卷載淮河山水甚悉取以證舟子之口述者十合其九乃取
次而記之曰淮之源盈盈衣帶水耳出南陽分水嶺者曰潢
出西平上蔡者曰汝出信陽天目者曰明明與汝與潢會總
入於淮出西華經太和者爲黃出宿州入虹縣者爲汴出太
和潁上者爲潁出宿州龍山湖者爲淝皆來壽州懷遠界總
滙於淮而淮之流始大自茲達臨淮鳳陽盤旋數百折穿盱
泗兩岸俱環以上綿亘弗絕放乎草嘴瀦爲洪澤湖風濤時

重修棗陽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上

三十二

不測而淮之觀大矣湖旣盡其流復細望清江浦與漕會乃
歸於海昔人所以云淮海也以言乎山固息之間眺浮戈白
牙形勝之高也汝漢間望霍山六安諸峯巒遙青隱岫也羊
市而下八岔迎人眉際使人想謝家子弟也臨淮觀鏤鄣雲
母氣深而色秀爲興王鍾靈地尙鬱鬱葱葱也懷遠登荆山
弔卞和之不遇也盱眙讀第一山三字如見米君於林木亭
榭間畱連而不能去也洪澤則一氣水天遠山四面莫辨其
爲何名何地但見海上諸峯隱隱天際如揖淮上之紫者碧
者秀者削者咸駕海而飛也清江古公路浦也北觀黃河東

眺蒼海領乾坤之無盡縱心目之遐探頓令人神馳域外
小寰中也此淮上山與水之大觀也淮之流至商固而深至
潁壽而大至盱與眇而秀至洪澤而險至河與海之交而蒼
而莽不測其所際而淮之觀盡矣盡乎觀者溯其源淮何始
乎聞之發源自南陽桐柏山流玉女翠微蓮花諸峯下由確
山信陽以入潁離吾邑不三四百里云

三遊西山寒溪寺記

袁 奂

寒溪流西山之下陶士行昔供遠公於此而寺以興寺在山
之麓溪之畔林木茂美濃陰曲抱岡巒秀隱鳥語翠微四時

重修棗陽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上

三十三

之氣都有可觀而獨以寒者傳何也兵燹之餘名勝銷沈者
眾矣而寺獨喬然在以其寒也豈天下炎者不可崇朝而寒
者獨能傲物山水之性固亦與人同乎乙酉革命余方有事
於武昌聞寒溪輒欣然往伊時獄魂甫旦兵氣方秋山河破
碎將憇跡於空門骨肉摧殘願消愆於行腳叩禪關而寂寂
禮煙磬以依依爲遊者一繼而犧衣以繡鶴假以軒念同千
劫之灰能忘淨域願畱一辮之髮但有僧心薄言往駕續退
谷之曾遊惠而肯來拜竟陵之遺字有長白殿
友夏手書爲遊者再今
則鳳里將歸虎溪更笑倦遊知還晚學投林之鳥臨淵坐羨

醒觀脫餌之魚辭彼山靈肥予石遯爲遊者三此予之告終
始於寒溪也遊之歲在子遊之月在午遊之日蒲綠而榴紅
遊之侶爲烏有先生偕青州六從事以予之別寒溪而去也
自寒溪而上山曰西山曰郎亭石曰窰樽曰試劍泉曰菩薩
曰滴滴亭曰九曲曰伾坡書院曰陶公谷曰箬谷曰退谷湖
曰杯湖池曰洗劍古今名賢之臨其上者晉曰陶侃曰庾亮
曰郭璞唐曰元結宋曰蘇軾曰黃庭堅曰潘大臨曰孟珙明
曰譚元春曰孟登僧曰湛水曰庸庸寺以內閣曰藏經殿曰
長白梅曰綠萼簪曰紫玉蓮曰觀音其他奇木異草掩映寒
重修棗陽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上

三十四

藤怪石間皆蒼蒼如法物悉數之難以更僕

重建黃鶴樓賦

袁 奐

聽江江長瞻雲雲翔一磯一嶺氣勢低昂鶴飛棗落仙笛渺
茫笑問辛家酒罏弗香盛年遊此煙火相望朱門畫閣峻宇
雕牆人事代謝天命靡常延及末葉破壞金湯劫灰一片芳
草夕陽重構者誰我心孔傷因思今古代有興亡漢火將燼
鼎立爲疆黃鬚碧眼移鎮武昌江東虎視中率精良南北天
限曹魏傍徨曾幾何時貽謀弗臧西陵不守長驅建康肉袒
啣璧君臣請降彼權及策烏用猖狂元失其馭羣雄胥戕黃

蓬漁子據有此邦改元僞漢造次冠裳氣吞中夏弓矢斯張
聖人乘六血戰鄱陽貫睛及顛陳氏以亡豎兒曰理稽首弗
遑大明肇造剪桐分壤世守其宇大錫楚王宮府租賦鈇鉞
琮璜赫赫藩服之紀之綱卜年三百明德未央豈知日月遂
變風霜癸未血漂乙酉屍僵千門萬瓦燐火蒼涼彼楚王孫
流徙何鄉誰復抱器聊以存商更有縱才賈禍怙勢爲殃禰
衡負氣黃祖操鎗樽前談笑殺機中藏鸚鵡一賦千古斷腸
叅軍郭璞著作盈紉陰陽圖史淹貫無雙翻因術數冤死南
岡庾亮坐嘯一面獨當南樓縱目風雅徜徉陶侃運甓寸陰
重修棗陽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上

三十五

維忙石城定亂義旗煌煌晉室將傾一木難匡臥薪枕革徒
奮螳螂嗟彼黃鶴理亂孰嘗無往不復無微弗彰名園勝地
牧馬嘶場溢廩朽庫揖盜賫糧連兵黷武胎禍蕭牆酷臣墨
吏梯怨萬方壯哉山河得全武昌開國承家豈在富彊

秋江明月賦

袁 奂

江曷爲而澹蕩曰楓落而葭飛露橫江而初白客蕭瑟而無
衣川猿乍嘯浦雁不歸望白狼而煙斷夢元菟而音稀悵余
孤踪淹畱楚客晨解組於夏首夕維舟於大別羨神女之或
遊思解珮而不得側聽秋風仰見明月朗朗牛渚之宮皎皎

湘妃之闕月與水而皆寒波連天而一色因思長信宮中昭
陽殿裏螢火低飛夜光如水羊車聲來美人齊起搖環珮兮
鏘鏘盼君恩兮徬徨願棲託兮翡翠幸比翼兮鴛鴦光照雲
和之樹香分玳瑁之牀月團團兮不改樂何極兮未央若夫
姑蘇若耶金陵燕子銷沈慨乎六朝繁華等於夢裏寂寞歌
舞之臺荒涼池館之址木葉霜凋川寒如練蘭蕙摧兮秋草
芰荷頽兮菱芡擣吳紉而無聲思越娃而不見曾照當年之
人別作深宮一段更有萬里逐臣天涯逋客棲遲瘴癘之鄉
衰暮瀟湘之澤悵浮雲兮蔽空冀君心兮如月倘照臨於遐
重修棗陽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上

三十六

方情亦甘乎賜玦懷天王兮明聖凜臣罪兮鈇鉞伊誰寵之
不衰如此盈而亦昃甚之荷戈遠戍遼海窮邊霜威乍起金
冑生寒昔新婚兮死別月年年兮空圓夢青海兮路渺禱生
還兮玉關照長安而一片聽萬戶而皆砧嗟征人之何在刺
閨婦之憂心緘秋衣而贈遠咽隴水而無因撫流黃之夜照
永玉漏以沈沈悲哉秋之爲氣已矣逝者如斯月何秋而不
然情懽戚以因之懽遇之而爲樂戚遇之而成悲嗟余懷之
忘感中動於秋思

寒山別友賦

袁 奂

白雲出岫黃葉紛飛驅車言別秋以爲期青青子衿悠悠我心我心西悲載言載歸風過嶺兮氣寒日窺林兮影低天連草兮青斷霜垂柿兮紅稀攀藤兮猱下打巢兮烏噉目鱗鱗兮畏途聽丁丁兮殺機知此邦之不可爰審視而高飛雁連羣兮南北人歧路兮東西戒僕御兮遄發換車上兮征衣話前情兮未了訂後晤兮何期我歷九州而相其君兮我心則遐子尙嗣音兮不知我者謂我歸兮樂土樂土豈懷此邦兮亂將至兮鶻鳴天欲雨兮鳩知孰故土兮他鄉孰聚首兮別離縞帶兮紵衣兮曰維子之故兮文無兮芍藥兮曰維子之

重修棗陽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上

三十七

故兮

答雷讖書

袁 奐

來教以旋里爲諭此情兄卽不言弟亦非木石也十餘年來先人邱壟不能奠一盂麥飯菽漿纍纍荒塚狐狸穴之黃口一妹轉側荒山中不知長成何似故墟田土皆先人辛苦所遺今鞠爲茂草半飽豪強此皆我酸鼻也微兄言之弟寧不倦倦乎雖然兄之於弟亦未爲設身而處此也昔年亂離中骨肉存亡俱抱隱痛今旣不能如朱翁子張鎮周錦衣故里快意恩仇復不能奮鐵椎而淬七首冀得一負心人頭漆爲

飲器隱忍苟活長共戴天形神跼蹐面目難容其不歸者一也先人但欲廣置田地不知子孫之累今日秋糧三十石荒土縱橫百餘里必得健犢一羣田丁數十墾闢二三年方可作富家翁惟我所爲若只率長鬚赤腳蕭然而歸何以墾荒足賦支撐此破落門戶也諺云人離鄉賤今日正喜其賤賤則百事可以藏拙人皆不我責備一入里門則縟禮煩費什伯他鄉處仰屋坐困之地成捉襟露肘之形其不歸者二也乙酉春夏天地流血不復知世間尙有科名事故苟且一官冀爲全軀求溫飽之計豈意後來復論籍改綬入都一舉盡

所有棄之遂致元氣凋索一蹶弗振今旣不忘得魚之筌又屑食回頭之草假息田間壯心未冷坐聽黃口乳臭抵掌功名與井里胥隸駿馬輕裘日向無聊賴人眼中折磨頓挫見之心懷鬱鬱氣塞難居其不歸者三也峴山別業久已灰飛棘陽甲第又沈瓦礫歸來無枝可匝勢必剪棘誅茅求蔽風雨於黍離麥秀之場作草牖繩樞之計新愁舊恨其何以堪數年來遨遊天下憇跡江湖結數椽一楹於楊柳芰荷間亦頗有隱士山人風味若歸消受如此宛坐漏舟如同苦海共不歸者四也內子侍兒盡出南方性情不迥風土不宜向日

同返故里抑鬱南下今談及麥米飯苦黃酒尙爾牙酸齒痛
弟年齒漸暮嗣息尚稀賴此閨閣以娛朝夕若置之難堪之
所日聞交謫之言不如處處新豐芳魂可樂其不歸者五也
有此五不歸豈終爲不歸之人也乎近答嚴羽宜書曰入洛
陸機猶有信依荆王粲竟無家請味此語亦可知思歸之意
俟三五年間天下一定南北渾一馬散甲解得睹太平伊時
方敢入柴桑之田結東臯之侶當尋鹿門山中龐家洞側因
山斲石構精室一區攜妻孥長往徜徉作採藥不反之人二
三子有訪我其間者各攜酒一甕詩一卷來痛飲狂歌盡興
重修棗陽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上

三十九

而返方是樂餘年正首邱日也不然而秋風乍起遽思蓴鱸
以進退維谷之人行藏狼狽之狀向殘城廢郭中覓冷淡生
活豈不以英雄末路爲鄉里小兒所笑哉

寄徐持公書

袁 奐

一別五六年人生幾何能堪此離索耶吾兄斂跡吳江耳目
與胸懷相發相助欣然有得處卽眞讀書豈必竟夜呶唔聲
達戶外乎制舉業可爲而不可爲蓋此事止爲功名所在勉
強應之耳原無關於人品著述也惟詩一道關係風教我輩
舍此別無爲千秋自見之地顧詩史也胸中無六經無廿史

無墳典邱索諸子大家則學弱弱則敷文取義必不能傍見側出衝口而發目不辨何者爲古何者爲漢晉何者爲六朝何者爲初盛晚唐何者爲宋爲明則其識卑卑則搜奇剔奧必不能出今入古而獨垂因而指意味索然者以爲清膚態近人者以爲秀滑齒伶牙者以爲靈淺文短義者以爲朴晦□□者以爲幽斷之難續者以爲遠此學鍾譚而不至於鍾譚之過也非鍾譚之過也憐書庵經營創始老衲懷坦但垣□未周風雨漂搖非所以謀貽而遠猷也第以四海空囊不能施人濟人而能勸人作施濟事以此事亦有關於風雅重修棗陽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上

四十

之理也故併及之

上彭雨峯師書

袁 奩

古人視著作一途榮於富貴急於男女大於生死故萃一生精力汲汲皇皇必傳之人間而後快若祇藏之名山猶以爲不足也宋祁秉燭而修唐書蔡邕削足而續漢史意之所在軀命從之每念古人輒爲興嘆奩比年來所著樂府古文辭又將盈尺苦家貧不能置棗梨刻者半存者亦半去秋赴約中湘攜之殘篋破笈中覓人繕寫先後十餘萬字剞劂之費百金可了爲苦無辦因思今日年齒已暮嗣息尙稀倘不幸

一朝草露先傾溝壑則平生心血空委泥土殘篇斷簡零落
可惜明公知我愛我亦何惜以十萬錢成落脫袁郎以千秋
之業乎假明公無此意氣世間亦不乏濁富其人者三代後
錢神論絕交文不可不並讀也

寄管子重世兄書

袁 奂

師恩如春風然吹桃桃夭吹李李實綠縵紅繁誰非手植者
獨弟以叢棘中物晦辱二十餘年而尙欲附溪畔之一枝愧
矣恨矣雖然物本乎天人本乎祖名譽本乎師師固天與祖
之類也而人敢忘之天下豈有無本之人哉每當杯酒臨風

重修棗陽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上

四十一

避羣自語未嘗不泣下沾襟仰天嗚嗚也迴憶髫年言別於
今老大門冷車移強嫁作商家婦而非其本願故中間寒溫
興廢不忍敘不敢敘亦不必敘彼葛陂龍化華表鶴歸總是
人生幻影耳攜家寓攸半載於茲偶見一鬻湖綿而過其門
者弟呼而進之問曰爾何方人渠曰撫州曰何縣曰臨川因
問知先達管先生其人乎曰知之又問何以知之曰吾與公
郎子重子敬兩君遊是以知之初聞之甚喜久之淚潛然下
持綿者怪而問之弟答曰予乃管老師令棗陽時首拔士也
二十餘年而尙未報言訖淚復潛然下併持綿者心動淚亦

潛然下兩人相視而淚淚收聲咽乃問曰子重子敬無恙乎
渠曰重也在敬也古矣弟聞之肝腸碎裂淚又潛然下因思
吾師令棗陽時鎖院三試每奏一藝輒拍案叫奇者子敬耳
嗚呼逝矣鍾子云亡伯牙此琴碎矣言訖潛然者不覺滂沱
哭哭而起起而拂硯濡墨修數行字坐持綿者而四拜其前
曰託君以此紙達子重邀惠一音如見先師卽如見吾子敬
也持綿者拜弟後答拜拜畢而飲之乃餽以臚

邑人袁奐字蔚每雋才博學聲名動海內舊志中載其長
江戰守議一篇曉暢時勢湛深經術洵天下之大文也時

重修棗陽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上

四十二

因邑志有重修之舉求其遺文得二陟堂文集鈔本於生
員衛贍洪家續登十三篇彌足爲藝林生色矣

鹿門詩草序

管士默

先君子令棗歸清風兩袖琴鶴俱無不數年予兄弟皆不免
於饑寒廉吏不可爲矣獨是沾沾自喜者凡兩試士得兩偉
人一爲嚴君羽宜一爲袁君蔚每年愈少而詩文愈奇總角
之時胸饒武庫每與先君子文酒之暇縱談經史百家無不
原委貫穿風生雲湧間出新語高妙絕塵蓋得自前因宿慧
非從咕嗶中來先君子每心異之而語不肖兄弟曰斯人使

生建安時亦王粲陳琳之流也比年來先君子日望其雄飛
眼駸駸穿而顧猶拓落不遇何也聞之蔚每薄制舉土苴八
股而專精詞賦肆力聲詩欲以班揚之制作兼李杜之風流
斯其業非不大志非不尊而愚獨進而相規以爲今日士之
所以自見與國家之所以期士者不專在乎此也蔚每將爲
傳世之人乎則博學宏詞亦足以自命卽不科目亦可如尙
欲爲用世之人則頰首以就令甲自不能爲躍冶之金若李
贊皇好驢馬不入隊行之說恐未易數數見耳春初姪輩自
棗來感蔚每氣誼極篤有古人風惠詩一帙名鹿門近草捧

重修棗陽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上

四十三

讀之駢藻離奇睹未曾有中間組練精深頓挫沈鬱一字一
句備少陵遺矩焉何以英銳之年便登峰造極乃爾吾知蔚
每自茲以往名世事業當有磊落非常不徒以詩文見者而
必拘拘然如昔所言則真一偏之論未免取譏大雅矣甲戌
仲秋望日

補遺

重建清涼寺記

棗陽西南龍鳳岡有寺曰清涼莫詳其立名之意蓋古刹也
宣德間山西聞喜僧人性真持盂鉢雲遊至此因寄寓焉觀

瓦礫之滿地慨遺址之就湮銳志興復適有富峪衛歸老千戶毛祥主其事假以畚鍤斬草莽疏沮洳于以結茅菴數椽閱二年乃立殿宇建方丈門墻畢備樹木成林數年之後其徒繼忠幸地勢之爽塏園林之茂密沙河旋繞青山拱列有平田廣土長途突阜映帶左右謂非崇其棟宇不足以壯觀瞻於是積材鳩工增建前殿高三丈有奇縱橫深濶倍之環以廊廡陳其鐘鼓裝飾法相復以後殿弗稱已歷久復撤而新之視前殿之高廣更有加焉予嘗巡視斯土假息其中繼忠再拜乞文記之以示來茲余喜繼忠之善承其業故不拒

重修棗陽縣志

卷之十一

藝文上

四十四

其請爲之詳敘其顛末以見修廢舉墜賴有其人而繼忠之光大其先業並可爲世之爲人子孫者告也成化辛卯九月朔知棗陽縣事河南楊瑛記

重修洞陽觀記

棗陽縣治南舊有洞陽觀在城隍廟之後相傳爲國初羽士丁道亨所創年久多傾圮成化中西江葉道士應元雲遊於斯歲時旱疫祈禳多驗一方攸賴時道會缺人眾請於邑侯涂公給牒俾典之應元謀於眾曰飲水者當思其源含生者各報其本觀之頽敗久矣不加修葺將何以隆觀瞻而沐神

庠眾各踴躍捐助遂營建正殿以爲神棲之所旁翼夾室前
構鐘樓規模雖仍其舊而堅固過之工成之春邑人從大叅
袁公致祭而屬余爲之記余惟有功德於民者則祀之能爲
民禦災捍患則祀之往歲雨澤愆期禾稼就槁大參率僚屬
吏民詣廟誠禱輒應是東陽眞君於棗邑有禦災捍患之功
而邑人助應元之募各竭力以成斯觀者皆以誠相感猶是
報德崇功之遺意也爰爲文記之宏治庚申十月旣望知棗
陽縣事西蜀王顯高記